[illegible]刀道

[illegible]部文庫
イ17
3/6

318

辨道

日本　物茂卿　著

道難知亦難言。爲其大故也。後世儒者各道所見。皆一端也。夫道。先王之道也。思孟而後降爲儒家者流。乃始與百家爭衡。可謂自小已。觀夫子思作中庸。與老氏抗者也。老氏謂聖人之道僞矣。故率性之謂道。以明吾道之非僞。是以其言終歸於誠焉。中庸者德行之名也。故曰擇。子思借以明道。而斥老氏之非中庸。後世遂以中庸之道者誤矣。古之時。作者之謂聖。而孔子非作者。故以至誠爲聖人之德。而又有三重

316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以道之難知也

二帝三王之治天下之道也

故道所見皆一端也

困於宋以

四十九篇以述聖祖之業援弟子之徒數百人蓋觀其書當其時其書有以可離爲道者也蓋

大聖人之不可離者

爲其大故也後世儒者先王之道也思孟而後降爲儒家者流乃始與百家爭衡觀夫子思作中庸與老氏抗老氏謂聖人之道僞以明吾道之非僞是以其言終歸於誠焉所謂中庸者德行之名也而斥老氏之非中庸後世遂以中庸之道

則禮樂刑政言之則天道聖人之教故天理人欲者

無用之辯也

辨道

日本　物茂卿　著

道難知亦難言。爲其大故也。後世儒者。各道所見。皆一端也。夫道。先王之道也。思孟而後。降爲儒家者流。乃始與百家爭衡。可謂自小已。觀夫子思作中庸。與老氏抗者也。老氏謂聖人之道僞矣。故率性之謂道。以明吾道之非僞。是以其言終歸於誠焉。中庸者。德行之名也。故曰擇。子思借以明道。而斥老氏之非中庸。後世遂以中庸之道者誤矣。古之時。作者之謂聖。而孔子非作者。故以至誠爲聖人之德。而又有三重

之說主意所在為孔子解嘲者可見焉然誠者聖人之一德豈足以盡之哉至於孟子性善亦子思之流也杞柳之喻告子盡之矣孟子折之者過矣蓋子思本意亦謂聖人率人性以立道云爾非謂人人率性自然皆合乎道也它木不可為桮棬則杞柳之性有桮棬雖然桮棬豈杞柳之自然乎惻隱羞惡皆明仁義本於性耳其實惻隱不足以盡仁而羞惡有未必義者也立言一偏毫釐千里後世心學胚胎于此荀子非之者是矣故思孟者聖門之禦侮也荀子者思孟之忠臣也然當是時去孔子未遠風[illegible]尚存名物

藉字彙音謝薦也又昔溷音籍狼藉又藉甚又古借田藉田曰借也（小）
慈夜切音藉也徐曰易一以白生才又借也

不爽及乎唐韓愈出文章大變自此而後程朱諸公雖豪傑之士而不識古文辭是以不能讀六經而知之獨喜中庸孟子易讀也遂以其與外人爭者言為聖人之道本然又以今文視古文而昧乎其物物與名離而後義理孤行於是乎先王孔子教法不可復見矣近歲伊氏亦豪傑頗窺其似焉者然其以孟子解論語以今文視古文猶之程朱學耳加之公然岐先王孔子之道而二之黜六經而獨取論語又未免和語視華言我讀其所為古義者豈古哉吁嗟先王之道降為儒家者流斯有荀孟則復有朱陸朱陸不

之說。主意所在。爲孔子解嘲者可見焉。然誠者。聖人之一德。豈足以盡之哉。至於孟子性善。亦子思之流也。杞柳之喩。告子盡之矣。孟子折之者過矣。然子思本意。亦謂聖人率人性以立道云爾。非謂人人率性自然皆合乎道也。它木不可爲桮棬。則杞柳之性有桮棬。雖然。桮棬豈杞柳之自然乎。惻隱羞惡。皆明仁義本於性耳。其實惻隱不足以盡仁。而羞惡有未必義者也。立言一偏。毫釐千里。後世心學。胚胎于此。荀子非之者是矣。故思孟者。聖門之禦侮也。荀子者。思孟之忠臣也。然當是時。去孔子未遠。[illegible]尙存。名物

不爽。及乎唐韓愈出。文章大變。自此而後。程朱諸公。雖豪傑之士。而不識古文辭。是以不能讀六經而知之。獨喜中庸孟子易讀也。遂以其與外人爭者言爲聖人之道本然。又以今文視古文。而眛乎其物。物與名離。而後義理孤行。於是乎先王孔子教法不可復見矣。近歲伊氏亦豪傑。頗窺其似焉者。然其以孟子解論語。以今文視古文。猶之程朱學耳。加之公然岐先王孔子之道而二之。黜六經而獨取論語。未免和語視華言。我讀其所爲古義者。豈古哉。吁嗟先王之道降爲儒家者流。斯有荀孟。則復有朱陸。朱陸不

故孔子曰吾道則吾義之也。命之也。非離礼

已。復樹一黨。益分益爭。益繁益小。豈不悲乎。不佞籍天寵靈。得王李二家書以讀之。始識有古文辭。於是稍稍取六經而讀之。歷年之久。稍稍得物與名合矣。物與名合。而後訓詁始明。六經可得而言焉。六經其物也。禮記論語其義也。義必屬諸物。而後道定焉。乃舍其物。獨取其義。其不泛濫自肆者幾希。是韓柳程朱以後之失也。予五十之年既過焉。此焉不自力。究其死矣。則天命其謂何。故暇日輒有所論著。以答天之寵靈。且錄其綱要者數十。以示入門之士者乎爾。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孔

唯斯已矣故曰者孔子所傳

仁齋先生則夫自安天下以至于脩身聖人既以禮義建之極以為後世之法故君子學之則仁德成矣如不學禮義則其仁有敝也故孔門之教唯學是上

後修六經以傳之六經即先王之道也有以安天下為心是所謂也思孟而後

周。其教育弟子。使各成其材。將以用不得位。而後脩六經以傳之。六經即先王之道也。故近世有謂先王孔子其教殊者非也。安天下以脩身為本。然必以安天下為心。是所謂仁也。思孟而後。儒家者流立焉。乃以尊師道為務。妄意聖人可學而至矣。已為聖人。則舉而措諸天下。天下自然治矣。是老莊內聖外王之說。輕外而歸重於內。大非先王孔子之舊也。故儒者處焉。不能教育弟子以成其材。出焉不能陶鑄國家以成其俗。所以不能免於有體無用之誚者。亦其所謂道者有差故也。

已復樹一黨益分益爭益繁益小豈不悲乎不佞藉天寵靈得王李二家書以讀之始識有古文辭於是稍稍取六經而讀之歷年之久稍稍得物與名合矣物與名合而後訓詁始明六經可得而言焉六經其物也禮記論語其義也義必屬諸物而後道定焉乃舍其物獨取其義其不泛濫自肆者幾希是韓柳程朱以後之失也予五十之年既過焉此焉不自力究其死矣則天命其謂何故暇日輒有所論著以答天之寵靈且録其綱要者數十以示入門之士者乎爾

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孔

子平生欲為東周其教育弟子使各成其材將以用之也及其終不得位而後脩六經以傳之六經即先王之道也故近世有謂先王孔子其教殊者非也安天下以脩身為本然必以安天下為心是所謂仁也思孟而後儒家者流立焉乃以尊師道為務妄意聖人可學而至矣已為聖人則舉而措諸天下天下自然治矣是老莊內聖外王之説輕外而歸重於內大非先王孔子之舊也故儒者處焉不能教育弟子以成其材出焉不能陶鑄國家以成其俗所以不能免於有體無用之誚者亦其所為道者有差故也

道者統名也舉禮樂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非離禮樂刑政別有所謂道者也如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又如武城絃歌孔子有牛刀誚而子游引君子小人學道可見已孔安國註道謂禮樂也古時言語漢儒猶不失其傳哉後世貴精賤粗之見昉於濂溪濂溪乃淵源於易道器之言殊不知道謂易道也形謂奇偶之象也器謂制器也易自卜筮書不可與它經一視焉如宋儒訓道爲事物當行之理是其格物窮理之學欲使學者以己意求夫當行之理於事物而以此造禮

樂刑政焉夫先王者聖人也人人而欲擽先王之權非僭則妄亦不自揣之甚近世又有專據中庸孟子
而爲道者殊不知所謂天下達道五者本
道可以達於天子庶人者有五也非謂五
先王之道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中
庸登高以自卑意非謂堯舜之道盡於孝弟也又如以中庸爲道亦欲以己意擇所謂中庸者苟不學先王之道則中庸將何準哉又如以往來弗已爲道是其人所自負死活之說猶爾貴精賤粗之流哉凡是皆坐不識道爲統名故耳

仁齋先生
下
故家語載是言無視
義別序信之文斯蓋
子思所足已父子也
君臣也夫婦也長幼
也朋友也此謂五者
達天下之道也
賢者俯而就之不肖
者跂而及之之義故
百制度莫不有中庸
礼義
喪之中庸之義可見
也
仁齋先生
[illegible]

不自揣之甚近世又有
可以達於天子庶人者
有五也非謂五
庸登高必自卑意
苟不學先王之道
將何準哉又如以往來
弗已爲道

道者統名也舉禮樂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非離禮樂刑政別有所謂道者也如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又如武城絃歌孔子有牛刀誚而子游引君子小人學道可見已孔安國註道謂禮樂也古時言語漢儒猶不失其傳哉後世貴精賤粗之見昉於濂溪濂溪乃淵源於易道器之言殊不知道謂易道也形謂奇偶之象也器謂制器也易自卜筮書不可與它經一視焉如宋儒訓道爲事物當行之理是其格物窮理之學欲使學者以已意求夫當行之理於事物而以此造禮樂刑政焉夫先王者聖人也人人而欲操先王之權非僭則妄亦不自揣之甚近世又有專據中庸孟子以孝弟五常爲道者殊不知所謂天下達道五者本謂先王之道可以達於天子庶人者有五也非謂五者可以盡先王之道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中庸登高必自卑意非謂堯舜之道盡於孝弟也又如以中庸爲道亦欲以已意擇所謂中庸者苟不學先王之道則中庸將何準哉又如以往來弗已爲道是其人所自負死活之說猶爾貴精賤粗之流哉凡是皆坐不識道爲統名故耳

仁齋先生、世傳氏

○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此ヲ謂也。
△故雖仲尼之聖。故ニ求之然後得之。
□若天地自然有之。可思而得之。豈學之爲

先王之道。先王所造也。非天地自然之道也。蓋先王以聰明睿知之德。受天命。王天下。其心一以安天下爲務。是以盡其心力。極其知巧。作爲是道。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是而行之。豈天地自然有之哉。伏羲神農黄帝亦聖人也。其所作爲。猶且止於利用厚生之道。歷顓頊帝嚳。至於堯舜。而後禮樂始立焉。夏殷周而後粲然始備焉。是更數千年。更數聖人之心力知巧而成焉者。亦非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辦焉者。故雖孔子亦學而後知焉。而謂天地自然有之。而可哉。如中庸曰。率性之謂道。當是時。老氏之說興。貶聖人之

▽故曰… 而明之… 之謂…
㊥唯有… 夜思之… 焉汲… 時當之… 文武之… 之說… 之不… 武欲… 孔子… 焉之…

[illegible]

國制作禮樂。是雖一端。先王之所以爲先王。亦唯是

仁齋先生 世俗氏

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此ヲ謂也
故雖仲尼之聖故六
求之然後得之
若天地自然有之可
思而得之豈學之為

先王之道。先王所造也。非天地自然之道也。蓋先王
以聰明睿知之德。受天命。王天下。其心一以安天下
爲務。是以盡其心力。極其知巧。作爲是道。使天下後
世之人由是而行之。豈天地自然有之哉。伏羲神農
黃帝亦聖人也。其所作爲。猶且止於利用厚生之道。
歷顓頊帝嚳。至於堯舜。而後禮樂始立焉。夏殷周而
後粲然始備焉。是更數千年。更數聖人之心力知巧
而成焉者。亦非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辦焉者。故雖
孔子亦學而後知焉。而謂天地自然有之。可哉。如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當是時。老氏之說興。貶聖人之

仁齋先生

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此之謂也
故雖[illegible]之聖[illegible]
求之
若天
思而

先王之道。先王所造也。非天地自然之道也。蓋先王以聰明睿知之德受天命。王天下。其心一以安天下

以安天下爲務。是以盡其心力
由是而行之。豈天地自然有之哉。伏羲

故曰無爲而物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此之謂也

唯有稱其言。履其行。衣思之書。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則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之說。故又有強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孔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之說

天地之道也。右所營爲運用
聖人之說也。蓋先王之德

道爲僞。故子思著書。以張吾儒。亦謂[illegible]王率人性而作爲是道也。非謂天地自然有是道也。亦非謂率人[illegible]爲也。辟如伐木作宮室。亦率木性以造之耳。雖然宮室豈木之自然乎。大氐自然而然者。天地之道也。有所營爲運用者。人之性也。後儒不察。乃以天理自然爲道。豈不老莊之歸乎。

先王聰明睿知之德。稟諸天性。非凡人所能及焉。故古者無學爲聖人之說也。蓋先王之德。兼備衆美。難可得名。而所命爲聖者。取諸制作之一端耳。先王開國。制作禮樂。是雖一端。先王之所以爲先王。亦唯是

仁齋先生

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此之謂也
故雖仲尼之聖汝
求之
若天
思而

先王之道。先王所造也。非天地自然之道也。蓋先王
以聰明睿知之德受天命。王天下。其心一以安天下

以安天下爲務。是以盡其心力
由是而行之。豈天地自然有之哉。伏羲

道爲僞。故子思著書。以張吾儒。亦謂先王率人性而
作爲。是道也。非謂天地自然有是道也。亦非謂率人
性之自然不假作爲也。辟如伐木作宮室。亦率木性
以造之耳。雖然。宮室豈木之自然乎。大氐自然而然
者。天地之道也。有所營爲運用者。人之性也。後儒不
察。乃以天理自然爲道。豈不老莊之歸乎。
先王聰明睿知之德。稟諸天性。非凡人所能及焉。故
古者無學爲聖人之說也。蓋先王之德。兼備衆美。難
可得名。而所命爲聖者。取諸制作之一端耳。先王開
國。制作禮樂。是雖一端。先王之所以爲先王。亦唯是

耳若唯以其在己之德則無天子之分矣若以平治天下之仁命之則後賢王皆爾制作禮樂是其大者故以命先王之德爾其實聖亦一德如書曰乃聖乃文詩曰聖敬日躋及周禮六德聖居其三是豈先王之德之全哉然既已以命先王之德自此之後聖人之名莫以尚焉至於子思推孔子之爲聖而孔子無制作之迹又極言道率人性則不得不言聖人可學而至矣故以誠語聖也至於孟子勸齊梁王欲革周命則不得不以聖人自處矣以聖人自處而堯舜文周嫌於不可及矣故旁引夷惠皆以爲聖人也子思

去孔子不遠流風未泯其言猶有所稽其稱聖人有神明不測之意若孟子則止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是特仁人耳非聖人也要之孟子亦去孔子不甚遠其言猶有斟酌者若此祗二子急於持論勇於救時辭氣抑揚之間古義藉以不傳焉可嘆哉蓋後王君子奉先王禮樂而行之不敢違背而禮樂刑政先王以是盡於安天下之道是所謂仁也後王君子亦唯順先王禮樂之教以得爲仁人耳是聖人不可學而至焉仁人可學而能焉孔子教人以仁未嘗以作聖強之爲是故也大氐後人信思

孟程朱。過於先王孔子。何其謬也
後儒多強學者。以高妙精微凡人所不能爲者。而曰
聖人以是立極也。妄矣哉。先王立極謂禮也。漢儒訓
極爲中。禮者所以教中也。又解中庸書而謂子思說
禮意矣。其說雖未當要之去古未遠。師弟所傳授古
義猶存者爾。蓋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
而及之。是所謂極也。是凡人所能爲者也。不爾務以
凡人所不能爲者強之。是使天下之人絕望於善也
豈先王安天下之道哉。故所謂事理當然之極。及變
化氣質。學爲聖人類。皆非先王孔子之教之舊矣。近

世伊氏能知其非是。而迺以孝弟仁義謂爲規矩準
繩。果若是乎。則人人自以其意爲孝弟仁義也。亦何
所準哉。可謂無寸之尺。無星之稱已。
孔門之教。仁爲至大。何也。能舉先王之道而體之者
仁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其道雖多端。要歸於
安天下焉。其本在敬天命。天命我爲天子爲諸侯爲
大夫。則有臣民在焉。爲士則有宗族妻子在焉。皆待
我而後安者也。且也士大夫皆與其君共天職者也
故君子之道。唯仁爲大焉。且也相親相愛相生相成
相輔相養相匡相救者。人之性爲然。故孟子曰。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荀子稱君者群也。故人之道非以一人言也。必合億萬人而為言者也。今試觀天下能孤立不群者。士農工商相助而食者也。不若是則不能存矣。雖盜賊必有黨類。不若是則亦不能能合億萬人者君也。能合億萬人而使遂其親愛生養之性者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而成德於我者仁人也。雖然士欲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我。而先王之道亦多端矣。人之性亦多類矣。苟能識先王之道要歸於安天下。而用力於仁。則人各隨其性所近。以得道一端。如由之勇。賜之達。求之藝。皆能成一材足以為仁人之徒。共諸安天下之用焉。而其德之成。如夷齊之清。惠之和。尹之任。皆不必變其性。亦不害為仁人焉。若或不識用力於仁。則其材與德皆

此與焉。此孔門所以教仁也。

其性善之說。必本諸人心。故

有愛人之心。而澤不及物。豈

有仁政之說矣。後儒迺不

謂用力於仁莫切於孟子

也則輒欲推其惻隱之心以成聖人之仁。可謂妄意不自揣之甚已。主張其學者。遂至謂佛有仁無義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荀子稱君者群也故人之道非以一人言也必合億萬人而爲言者也今試觀天下孰能孤立不群者士農工商相助而食者也不若是則不能存矣雖盗賊必有黨類不若是則亦不能存矣故能合億萬人者君也能合億萬人而使遂其親愛生養之性者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而成德於我者仁人也雖然士欲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我而先王之道亦多端矣人之性亦多類矣苟能識先王之道要歸於安天下而用力於仁則人各隨其性所近以得道一端如由之勇賜之達求之藝皆能成

一材足以爲仁人之徒共諸安天下之用焉而其德之成如夷齊之清惠之和尹之任皆不必變其性亦不害爲仁人焉若或不識用力於仁則其材與德皆不能成而諸子百家由此興焉此孔門所以教仁也孟子惻隠以愛語仁是其性善之説必本諸人心故不得不以愛言之耳雖有愛人之心而澤不及物豈足以爲仁哉故雖孟子亦有仁政之説矣後儒迺不識孟子實爲勸世之言而謂用力於仁莫切於孟子也則輙欲推其惻隠之心以成聖人之仁可謂妄意不自揣之甚已主張其學者遂至謂佛有仁無義也

聖人之道。合天地四旹之官。以安天下。舜命九官。欠以皐陶征有苗以禹。三代聖人亦之。亦建大司馬大司寇之官而御兆民。故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大八佛無安天下之道

無安天下之道。豈足以爲仁哉。墨子乃有見先
道仁。莫以尚焉。遂謂仁足以盡一切矣。殊不知
大德曰生。仁亦聖人大德也。雖然亦一德也。若
天地一於生。則何以有夏秋冬乎。聖人一於仁。則何
以有勇智信義乎。孟子舉義折之者是矣。然仁義竝
言。而仁由是小矣。安在其爲大德乎。宋儒又欲合二
者之異。乃造專言偏言之目。專言足以盡一切。偏言
足以與衆德對。[illegible]爲是以孔孟之教竝行而不相悖
也。是其理學之說。欲瞭然於言語之間者已。安足以
知先王孔子之道乎。先王之道多端。且舉其尤者

信自信。勇自勇。義自義。

信。謂之智勇與義已。

言之政。禁暴兵刑殺人謂之仁而可。然要歸於安
天下已。先王之教多端矣。智自智。勇自勇。義自義。仁
自仁。豈可混合乎。然必不與安天下之道相悖。而後
謂之智勇與義已。如孔子曰據於德。依於仁。人各據
其性之德而不失之。性之德雖多端。皆不害於仁。祇
未能養而成之。故悖於道。養之道在依於仁。游於藝。
依者如聲依永之依也。樂聲必與詠歌相依。清濁以
之。節奏以之。依之謂也。依於仁亦爾。人雖各據其德。
亦必和順於先王安天下之道。不敢違之。然後足以
各成其德。此孔門之教也。大氐先王孔子之道皆有

夫佛無安天下之道豈足以爲仁哉墨子乃有見先王之道仁莫以尚焉遂謂仁足以盡一切矣殊不知天地大德曰生仁亦聖人大德也雖然亦一德也若天地一於生則何以有夏秋冬乎聖人一於仁則何以有勇智信義乎孟子擧義折之者是矣然仁義並言而仁由是小矣安在其爲大德乎宋儒又欲合二者之異乃造專言偏言之目專言足以盡一切偏言足以與衆德對[illegible]然足以孔孟之教並行而不相悖也是其理學之說欲瞭然於言語之間者已安足以知先王孔子之道乎先王之道多端[illegible]且擧其尤者

信自信勇自勇義自義

信謂之智勇與義已

言之政禁暴兵刑殺人謂之仁而可[illegible]然要歸於安天下已先王之教多端矣智自智勇自勇義自義仁自仁豈可混合乎然必不與安天下之道相悖而後謂之智勇與義已卽孔子曰據於德依於仁人各據其性之德而不失之性之德雖多端皆不害於仁祇未能養而成之故悖於道養之道在依於仁游於藝依者如聲依永之依也樂聲必與詠歌相依清濁以之節奏以之依之謂也依於仁亦爾人雖各據其德亦必和順於先王安天下之道不敢違之然後足以各成其德此孔門之教也大氐先王孔子之道皆有

所運用營爲而其要在養以成焉然後人迫切之見
急欲以仁盡一切是以不得不跳而之理而究其說
乃不過浮屠法身徧一切之歸悲哉
人有仁義猶天有陰陽也遂以仁義爲道之總
王之言也當先王孔子之時豈求一言以盡乎
求一言以盡乎道者務標異聖人之道者也先
子之時豈有是哉古者禮義對言焉耳矣仁者
之大德豈禮義之倫乎故孔門之教仁是爲上
孟子竝言仁義以是而辨楊墨之非可也以教
學者不可也如仁義禮智亦孔子時所無孟子始言

之亦備楊墨所不有者以[illegible]道之備已其實禮義
人之大端而仁於斯爲大知者人喜以才智自高
是其情也故聖人未嘗以知爲教矣如曰知者仁者
成德之名各因其性所稟殊焉若夫仁義禮智就一
人之身言之者未之嘗聞也漢儒以屬五行或智爲
土信爲水或智爲火爲水未有定說可見非古道已
論語屢以好仁好義好禮好德好善好學好古爲言
而未嘗以好知好信爲教故其非孔門之舊也荀子
譏子思孟子造五行豈誣乎哉
仁者養之道也故治國家之道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所運用營爲而其要在養以成焉然後人迫切之見
急欲以仁盡一切是以不得不跳而之理而究其説
乃不過浮屠法身徧一切之歸悲哉
多謂人有仁義猶天有陰陽也遂以仁義爲道之總
是後世之言也當先王孔子之時豈求一言以盡乎
道焉求一言以盡乎道者務標異聖人之道者也先
王孔子之時豈有是哉古者禮義對言焉耳矣仁者
聖人之大德豈禮義之倫乎故孔門之教仁是爲上
至於孟子竝言仁義以是而辨楊墨之非可也以教
學者不可也如仁義禮智亦孔子時所無孟子始言

之亦備楊墨所不有者以爲吾道之備已其實禮義
人之大端而仁於斯爲大[illegible]知者人喜以才智自高
是其情也故聖人未嘗以知爲教矣如曰知者仁者
成德之名各因其性所稟殊焉若夫仁義禮智就一
人之身言之者未之嘗聞也漢儒以屬五行或智爲
土信爲水或智爲火爲水未有定説可見非古道已
論語屢以好仁好義好禮好德好善好學好古爲言
而未嘗以好知好信爲教故其非孔門之舊也荀子
譏子思孟子造五行豈誣乎哉
仁者養之道也故治國家之道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矣脩身之道亦養其善而惡自消矣先王之道
之術也後世儒者不識先王之道廼逞其私智以謂
爲善而去惡擴天理而遏人欲也此見一立世非唐
虞人非聖人必惡多而善少則殺氣塞天地矣故通
鑑之於治國性理之於脩身人與我皆不勝其苛刻
焉遂使世人謂儒者喜攻人豈不悲哉大氐商鞅之
後不啻朝廷雖庠序亦用其法宜其不及三代矣
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後世言經濟者莫不祖述
焉然後世更封建而郡縣而先王之道爲世贅旒故
世之稱先王者廼所謂以經術緣飾吏治是已大氐

封建之道其於民猶且有家人父子意至於郡縣則
唯法是仗截然無復恩愛加之隋唐後科舉法
興士習大變所務帋列詳備明鬯是其至者已士生
於其世法家之習淪於骨髓故其談道解經亦從其
中來是烏知所謂道術者乎宋儒所貴綱目悉舉巨
細曲盡豈足以爲先王之道也
先王之道立其大者而小者自至焉故子夏曰大德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蓋不若是不可以進道也子
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故識大者爲
賢識小者爲不賢後人之不賢唯小是見銖銖而稱

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其論務欲窮精微之極析蠶絲剖牛毛而不知其大者已先失之也是何能養人才安國家哉其論聖人亦謂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矣是亦以一己之見窺聖人者也傳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曰可以無大過矣子思曰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不爾堯之用鯀而舜殛之舜征三苗而禹班師周公殺管蔡孔子墮三都而不能克吾不知其以何解嘲也孔子不撤薑以其嗜之也傳所載文王嗜昌歜庸何傷乎朱子引通神明豈不傳會之甚乎大氐聖人之德與天地相似焉聖人之道含容廣大要在養而成之先立其大者而小者自至焉後人廹切之見皆其所識小故也

十二 脩德有術立其大者而小者自至焉此孔門所以用力於仁也去惡有術如童牛之牿如豶豕之牙今人則欲一日而衆善傳諸身也襲而取之矜以持之譬諸揠苗豈知油然以生之道乎又欲一日而衆慝如澡也抉而剔之吹毛求疵譬諸庸醫治疾豈知標本之道乎何況化之道乎

十三 言性自老莊始聖人之道所無也苟有志於道乎聞性善則益勸聞性惡則力矯苟無志於道乎聞性惡

則棄不爲聞性善則恃不爲故孔子之貴習也子思
孟子益亦有屈於老莊之言故言性善以抗之爾荀
子則慮夫性善之說必至廢禮樂故言性惡以反之
爾皆救時之論也豈至理哉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
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可謂卓見
變化氣質宋儒所造淵源乎中庸先王孔子之道所
無也傳所謂變者謂變其習也夫先王孔子之道安
天下之道也安天下非一人所能爲矣必得衆力以
成之矣辟諸春夏秋冬備而後歲功可成焉椎鑿刀
鋸備而後匠事可爲焉寒熱補瀉備而後醫術可施
焉雖欲其銳椎欲其鈍石膏大寒附子大熱不爾先
王治天下莫有所用其材也雖然石膏煆附子煨是
則在禮樂哉石膏雖煆不損其大寒之性附子雖煨
不減其大熱之性故知變化氣質之說非矣且氣質
性也欲以人力勝天而反之必不能焉強人
以人之所不能其究必至於怨天尤其父母矣聖人
之道必不爾矣孔門之教弟子各因其材以成之可
以見已祇如君子不器仁人之謂也君相之器也比
諸匠者與醫焉或謂可舟可車者萬萬無此理矣據
於德依於仁各隨其性所近以成其德苟能得其大

則棄不爲聞性善則恃不爲故孔子之貴習也子思孟子益亦有屈於老莊之言故言性善以抗之爾荀子則慮夫性善之說必至廢禮樂故言性惡以反之爾皆救時之論也豈至理哉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可謂卓見

變化氣質宋儒所造淵源乎中庸先王孔子之道所無也傳所謂變者謂變其習也夫先王孔子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安天下非一人所能爲矣必得衆力以成之矣辟諸春夏秋冬備而後歲功可成焉椎鑿刀鋸備而後匠事可爲焉寒熱補瀉備而後醫術可施焉錐欲其銳椎欲其鈍石膏大寒附子大熱不爾先王治天下莫有所用其材也雖然石膏煆附子煨是則在禮樂哉石膏雖煆不損其大寒之性附子雖煨不減其大熱之性故知變化氣質之說非矣且氣質者天之性也欲以人力勝天而反之必不能焉強人以人之所不能其究必至於怨天尤其父母矣聖人之道必不爾矣孔門之教弟子各因其材以成之可以見已祇如君子不器仁人之謂也君相之器也比諸匠者與醫焉或謂可舟可車者萬萬無此理矣據於德依於仁各隨其性所近以成其德苟能得其大

者皆足以爲仁人焉不器之謂也
思孟以後之弊在說之詳而欲使聽者易喻焉是訟者之道也欲速弼其說者也權在彼者矣教人之道則不然權在我者矣何則君師之道也故善教人者必置諸吾術中優游之久易其耳目換其心思故不待吾言而彼自然有以知之矣猶或不喻也一言以啓之渙然氷釋不待言之畢焉故教者不勞而學者深喻焉何則吾不言之前思既過半故也先王孔子以之故先王之教禮樂不言舉行事以示之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豈不然乎至於孟子則強辨以聒

之而欲以是服人夫以言服人者未能服人者矣蓋教者施於信我者焉先王之民信先王者也孔子門人信孔子者也故其教得入焉孟子則欲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我也是戰國游說之事非教人之道矣予故曰思孟者與外人爭者也後儒輒欲以其與外人爭者言施諸學者可謂不知類已
後儒之說天理人欲致知力行存養省察粲然明備矣以我觀於孔門諸子蓋有未嘗知其說者焉是何其儱侗也孔子之教蓋亦有未嘗及其詳者焉是何其鹵莽也然先王孔子以彼而不以此者教之道本

不可若是也。後世迺信思孟程朱。過於先王孔子。何哉。蓋先王之敎。以物不以理。敎以物者。必有事事焉。敎以理者。言語詳焉。物者衆理所聚也。而必從事焉者久之。乃心實知之。何假言也。言所盡者。僅僅乎理之一端耳。且身不從事焉。而能瞭然於立談。豈能深知之哉。釋氏猶謂如飲水冷煖自知。曾謂先王不及釋氏乎。故不先之以事。而能有成焉者。天下鮮矣。不啻先王之道。凡百技藝皆爾。

古者道謂之文。禮樂之謂也。物相雜曰文。豈一言所能盡哉。古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道之本體爲然。後世貴簡貴要。夫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先王之道不然。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後儒謂謙辭。夫文者文王之文也。叚使孔子自謙。而謙文王哉。是自理學者流二精粗之見耳。又有文質之說。文者道也。禮樂也。質者學者之質也。貴忠信者。謂受敎之質耳。忠信而無文。不免爲鄕人矣。故孔子十室之邑。不貴忠信而貴好學也。後儒僅能言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察其意所鄕往。則亦唯重內輕外。貴精賤粗。貴簡貴要。貴明白。貴齊整。由此以往。先王之道。籍以衰颯枯槁。肅殺之氣。塞於宇宙。其究必馴致於戎狄之道

而後已焉蓋坐不知古之時道謂之文而其教在養以成德故也
善惡皆以心言之者也孟子曰生於心而害於政豈不至理乎然心無形也不可得而制之矣故先王之道以禮制心外乎禮而語治心之道皆私智妄作也何也治之者心也所治者心也以我心治我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安能治之故後世治心之說皆不知道者也
理無形故無準如理學者流以中庸為精微之極其言誠然然其人若先識先王之道而後贊嘆之謂是

則可矣若其人未嘗識先王之道獨以已意[illegible]庸之理而謂是與先王之道不殊則不可也又訓道為當行之理亦以贊嘆先王之道也則可矣獨以已意求所謂當行之理於事物而合於先王道也則不可矣是無它也理無形故無準其以為庸為當行之理者迺其人所見耳所見人人殊人各以其心謂是中庸也是當行也若是而已矣人間北看成南亦何所準哉又如天理人欲之說可謂兩鄉人爭地界苟無官以孔子皆無是言宋儒造之

雖大德哉不學則有蔽六蔽之義可見也故以已意擇中庸之理而謂是與先王之道不殊則非聖人乎若學以知中庸精微之極則不可以理言之可以義言之也蓋宋儒不知理與義之別也故以理言之君子之道精義入神豈以理學之乎
何學之故
與籍傳記無學理之言夫唯樂記有之是并礼楽刑政言之
故無準其以爲中庸爲當行之理者迺其人所見耳所見人人殊
孔子皆無是言宋儒造之
造之造作言

則先王之制礼也百制度礼義咸執其中立諸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庶人以使協于其中夏書曰民協于中此之謂也故雖君子乎不學則不能知之也故孔門之教唯學是崇
則不可也又如訓道爲當行之理

其以爲中庸爲當行之理者迺其人[illegible]
或人如是訓[illegible]蓋不必[illegible]偽考

而後已焉蓋坐不知古之時道謂之文而其教在養以成德故也

善惡皆以心言之者也孟子曰生於心而害於政豈不至理乎然心無形也不可得而制之矣故先王之道以禮制心外乎禮而語治心之道皆私智妄作也何也治之者心也所治者心也以我心治我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安能治之故後世治心之說皆不知道者也

理無形故無準如理學者流以中庸爲精微之極其言誠然然其人若先識先王之道而後贊嘆之謂是

中庸也則可矣若其人未嘗識先王之道獨以己意擇中庸之理而謂是與先王之道不殊則不可也又如訓道爲當行之理亦以贊嘆先王之道也則可矣若獨以己意求所謂當行之理於事物而合於先王之道也則不可矣是無它也理無形故無準其以爲中庸爲當行之理者迺其人所見耳所見人人殊人人各以其心謂是中庸也是當行也若是而已矣人問北看成南亦何所準哉又如天理人欲之說可謂精微已然亦無準也辟如兩鄉人爭地界苟無官以聽之將何所準哉故先王孔子皆無是言宋儒造之

無用之辨也要之未免堅白之歸耳

先王之道古者謂之道術禮樂是也後儒乃諱術字而難言之殊不知先王之治使天下之人日遷善而不自知焉其教亦使學者日開其知月成其德而不自知焉是所謂術也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之謂也如後世所謂格物窮理克治持敬其意非不美矣秖其不學無術事不師古欲襲而取之驟有諸己可謂強也大氐人物得其養則長不得其養則死不啻身已才知德行皆爾故聖人之道在養以成之矣天地之道往來不已感應如神爲

於此而驗於彼施於今而成於後故聖人之道皆有施設之方不求備於目前而期成於它日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歲計不足世計有餘使其君子有以自然開知養材以成其德小人有以自然遷善遠惡以成其俗是其道與天地相流通與人物相生長能極廣大而無窮已者也近世頗有言宋儒之非者而顧其所爲道德者則亦不出言語講說之間僅能削其已甚者而稍傳以溫柔之旨云爾吁終未免五十步之誚哉

先王之道莫不本諸敬天敬鬼神者焉是其無它主仁

無用之辨也要之未免堅白之歸耳
先王之道古者謂之道術禮樂是也後儒乃諱術字而難言之殊不知先王之治使天下之人日遷善而不自知焉其教亦使學者日開其知月成其德而不自知焉是所謂術也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之謂也如後世所謂格物窮理克治持敬其意非不美矣祇其不學無術事不師古欲襲而取之驟有諸己可謂強也大氐人物得其養則長不得其養則死不啻身已才知德行皆爾故聖人之道在養以成之矣天地之道往來不已感應如神爲

於此而驗於彼施於今而成於後故聖人之道皆有施設之方不求備於目前而期成於它日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歲計不足世計有餘使其君子有以自然開知養材以成其德小人有以自然遷善遠惡以成其俗是其道與天地相流通與人物相生長能極廣大而無窮已者也近世頗有言宋儒之非者而顧其所爲道德者則亦不出言語講說之間僅能削其已甚者而稍傳以溫柔之旨云爾吁終未免五十步之誚哉
先王之道莫不本諸敬天敬鬼神者焉是無它主仁

故也後世儒者尚知務窮理而先王孔子之道壞矣
窮理之弊天與鬼神皆不足畏而已迺傲然獨立於
天地間也是後世儒者通病豈不天上天下唯我獨
且沱沱宇宙果何窮極理豈可窮而盡之乎其
盈知之者亦妄已故其所為說皆陽尊先王孔
子而陰已悖之其意自謂能發古聖人所未發者而
不自知其求勝先王孔子以上之焉夫聖人之教至
矣豈能勝而上之哉凡聖人所不言者迺所當不言
者已若有所當言者則先王孔子既已言之豈有未
發者而待後人乎亦弗思也已

以今窮盡之又何益也後世六經雖缺矣學者猶有難窮盡者何暇而窮盡萬物之理乎可謂無益之甚矣 亦妄已故其所為說

先王四術詩書禮樂是三代所以造士也孔氏所傳
是已然其所以為教者經各殊焉後儒輒以一槩之
之則奚以四為也蓋書者先王大訓大法孔子
聖人之言是也古之時舍此則無書書唯此耳
君子所尊信學者所誦讀先王安天下之道具
後儒迺以為樸學而它求高妙精微者其病坐
耳古聖人一言之微皆繫乎天下之大盛衰治
由起焉非疏通知遠者不能讀之孟子不信書
其稱述堯舜將何所睹記宜其昧於先王安天下之
道也詩則異於是矣諷詠之辭猶後世之詩孔子刪

誤 大小序可笑之甚也

齋藤本王作生 後 王君子 道具 作其

朱子 以長之耳後儒不解事

儒雖高邁哉豈謂能勝而上之乎要之不知義之與理之別故以窮理言之也朱熹對陸象山之書可見也是不知義之與理之別之證也
而上之哉凡聖人所不言者

故也。後世儒者尚知務窮理而先王孔子之道壞矣。窮理之弊。天與鬼神皆不足畏而已。迺傲然獨立於天地間也。是後世儒者通病。豈不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乎。且泛泛乎宇宙果何窮。極理豈可窮而盡之乎。其謂我盡知之者。亦妄已。故其所爲説。皆陽尊先王孔子而陰已悖之。其意自謂能發古聖人所未發者。而不自知其求勝先王孔子以上之焉。夫聖人之教至矣。豈能勝而上之哉。凡聖人所不言者。迺所當不言者已。若有所當言者。則先王孔子既已言之。豈有未發者而待後人乎。亦弗思也已。

先王四術。詩書禮樂。是三代所以造士也。孔氏所傳是已。然其所以爲教者。經各殊焉。後儒輒以一槩之説解之。則奚以四爲也。蓋書者。先王大訓大法。孔子所畏聖人之言。是也。古之時。舍此則無書。書唯此耳。後王君子所尊信。學者所誦讀。先王安天下之道具是矣。後儒迺以爲樸學。而它求高妙精微者。其病坐弗思耳。古聖人一言之微。皆繫乎天下之大。盛衰治亂所由起焉。非疏通知遠者。不能讀之。孟子不信書其稱述堯舜。將何所睹記。宜其昧於先王安天下之道也。詩則異於是矣。諷詠之辭。猶後世之詩。孔子刪

之恥於辭已學者學之亦以修辭已故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後世廼以讀書之法而讀詩謂是勸善懲
惡之設焉故其說至於鄭衛淫奔之詩而窮矣且其
所傳義理之訓僅僅乎不盈掬焉果若其說聖人盍
亦別作訓戒之書而以是迂遠之計爲也故皆不知
詩者之說矣如詩序則古人一時以其意解詩之言
敘其事由而意自見焉何假訓詁然詩本無定義何
必守序之所言以爲不易之說乎如大序乃關雎之
解古人偶於關雎敷衍以長之耳後儒不解事析爲
大小序可笑之甚也大氐詩之爲言上自廟堂下至

不盈掬焉

巷以[illegible]之邦貴賤男女賢愚美惡何所不有
世變邦俗人情物態可得而觀其辭婉柔近情諷詠
易感而其事皆零碎猥雜自然不生矜持之心是以
君子可以知宵人丈夫可以知婦人朝廷可以知民
間盛世可以知衰俗者於此在焉且其爲義不爲典
要美刺皆得唯意所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莫有
窮已故古人所以開意智達政事善言語使於鄰國
專對酬酢者皆於此得焉書爲正言詩爲微辭書立
其大者詩不遺細物如日月之代明如陰陽之竝行
故合二經而謂之義之府也若夫禮樂者德之則也

夫詩書義之府也禮者義之實也 先王之道與否焉故禮之

詩書必稽諸禮而知其合

盍懲惡而勸善春秋美義也豈詩之義乎 設焉故其說至於鄭

齋藤本禮以教中作 以禮教中 故祖以教 中[illegible]以教[illegible]

之恥於辭已學者學之亦以修辭已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後世廼以讀書之法而讀詩謂是勸善懲惡之設焉故其說至於鄭衛淫奔之詩而窮矣且其所傳義理之訓僅僅乎不盈掬焉果若其說聖人盍亦別作訓戒之書而以是迂遠之計爲也故皆不知詩者之說矣如詩序則古人一時以其意解詩之言敘其事由而意自見焉何假訓詁然詩本無定義何必守序之所言以爲不易之說乎如大序乃關雎之解古人偶於關雎敷衍以長之耳後儒不解事析爲大小序可笑之甚也大氐詩之爲言上自廟堂下至

委巷以[illegible]之邦貴賤男女賢愚美惡何所不有世變邦俗人情物態可得而觀其辭婉柔近情諷詠易感而其事皆零碎猥雜自然不生矜持之心是以君子可以知宵人丈夫可以知婦人朝廷可以知民間盛世可以知衰俗者於此在焉且其爲義不爲典要美刺皆得唯意所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莫有窮已故古人所以開意智達政事善言語使於鄰國專對酬酢者皆於此得焉書爲正言詩爲微辭書立其大者詩不遺細物如日月之代明如陰陽之竝行故合二經而謂之義之府也若夫禮樂者德之則也

中和者德之至也精微之極莫以尚[illegible]然中和無形非意義所能盡矣故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先王之形中和也禮樂不言能養人之德性能易人之心思心思一易所見自別故致知之道莫善於禮樂焉且先王所以紀綱天下立生民之極者專存於禮矣知者思而得焉愚者不知而由焉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其或為一事出一言也必稽諸禮而知其合於先王之[illegible]與否焉故禮之為言體也先王之道之體[illegible]禮之守太嚴苟不樂以配之亦安能樂[illegible]故[illegible]之道也鼓舞天下養其德以長之

莫善[illegible]之教如天地之[illegible]為君子以成其[illegible]俗[illegible]治國祚由是靈長先[illegible]之教之術神矣哉[illegible]衛之盡於教也

吾道一以貫之豈特參賜乎孔門諸子皆聞而知之矣宋儒推尊思孟而又推本諸曾子是其道統之說也豈可據乎或以一理言之或以一心言之或以誠言之以一理言之者天地人物皆爾浮屠法身徧一切之見耳以一心言之以誠言之者知歸重於聖人之德而不知歸重於先王之道焉孔子明言吾道[illegible]道者先王之道也故孔子曰文王既[illegible]文不在茲乎

中和者德之至也。精微之極。莫以尚[illegible]。然中和無形。
非意義所能盡矣。故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先王之[illegible]
中和也。禮樂不言。能養人之德性。能易人之心思。心
思一易。所見自別。故致知之道。莫善於禮樂焉。且先
王所以紀綱天下。立生民之極者。專存於禮矣。知者
思而得焉。愚者不知而由焉。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
企而及焉。其或爲一事。出一言也。必稽諸禮。而知其
合於先王之[illegible]與否焉。故禮之爲言體也。先王之道
之體[illegible][illegible]禮之守太嚴。苟不樂以配之。亦安能樂
以生[illegible]故納[illegible]之道也。鼓舞天[illegible]養其德以長之。

莫善[illegible]之教。如天地之[illegible]爲君子以成
其[illegible]俗。[illegible]治國祚由是靈長
先[illegible]之教之術神矣哉匹衡之盡於教也
吾道一以貫之。豈特參賜乎。孔門諸子。皆聞而知之
矣。宋儒推尊思孟。而又推本諸曾子。是其道統之說
也。豈可據乎。或以一理言之。或以一心言之。或以誠
言之。以一理言之者。天地人物皆爾。浮屠法身徧一
切之見耳。以一心言之。以誠言之者。知歸重於聖人
之德。而不知歸重於先王之道焉。孔子明[illegible]吾道[illegible]
道者先王之道也。故孔子曰。文王既[illegible]文不在茲乎

夫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安天下[illegible]道在仁故曰
一以貫之何以謂貫之仁一德也然亦大德也故可
能貫衆德焉先王之道多端矣唯仁可以貫之矣辟
如繈貫錢然故曰貫若一理也一心也誠也則一而
已矣何必曰貫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忠恕爲仁之
方故也曰而已矣者猶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
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則忠恕豈盡於道乎然由是
以[illegible]焉[illegible]益之[illegible]語皆如此後世理學
者[illegible]爲[illegible]盡其理於目前也故
忠恕[illegible]而有天[illegible]恕學者[illegible]恕

上帝 天者上天也性者

以陰陽爲 聖人作易有此太極耳

種種[illegible]
後德[illegible]聖人之道不
明[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易太極謂聖人作易
此太極耳故曰易有太極初不以天地言之窮理
研幾皆贊聖人作易耳後儒以爲學者事誤矣天者
上天也性者性質也貞者不變之謂訓正而屬諸智
者強矣嘉會者如婚姻賓客之事合禮猶合樂之合
婚姻賓客之事所以合禮也利物者利用利器類
和義謂和順於義也謂義之合宜處者非也不變其
守乃所以幹事豈智[illegible]哉故下文曰行此四[illegible]故元亨

周易說卦 又上繫辭

夫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安天下[illegible]道在仁故曰
一以貫之何以謂貫之仁一德也然亦大德也故可
能貫衆德焉先王之道多端矣唯仁可以貫之矣辟
如緡貫錢然故曰貫若一理也一心也誠也則一而
已矣何必曰貫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忠恕爲仁之
方故也曰而已矣者猶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
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則忠恕豈盡於道乎然由是
以[illegible]焉[illegible]以[illegible]盡之[illegible]詁皆如此後世理學
者[illegible]爲[illegible]盡其理於目前也故
忠[illegible]而有天[illegible]恕學者[illegible]恕

上帝 天者上天也性者

種種[illegible]
後德[illegible]
明[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之易太極謂聖人作易
有此太極耳故曰易有太極初不以天地言之窮理
研幾皆贊聖人作易耳後儒以爲學者事誤矣天者
上天也性者性質也貞者不變之謂訓正而屬諸智
者強矣嘉會者如婚姻賓客之事合禮猶合樂之合
婚姻賓客之事所以合禮也利物者利用利器類
和義謂和順於義也謂義之合宜處者非也不變其
守乃所以幹事豈智[illegible]哉故下文曰仁[illegible]此四[illegible]故元亨

利貞配諸仁義禮智[illegible]傳會之甚[illegible]繼之[illegible]書曰繼
天之繼善者謂善人也訓流行者失繼字義矣成之
者性謂人各隨性所近而成務也凡言德者有對怨
者有對財言者其單言者皆性之德也不爾據於
何其荒唐人心者民心也如朽索之馭故曰危道
者導民心也其機甚微故曰微大學者古大學有
[illegible]老序齒等禮是其義也明德者君德也左傳諸書
[illegible]而明之之謂也即謂
[illegible]親於下故曰
[illegible]事也大學之
養[illegible]
親民[illegible]

閭以盡人心仁者人心之人心也者不安也如以耳目導心之道心者謂其之秋毫微也教之物六德六行等禮是其義也有謂六謂舉有德之士尚書孔叢子顯用有德士

人心者民心也如朽索之馭故曰危道心者導民心其機甚微故曰微養老序齒等禮是其義也明德者君德也左傳諸書可哲焉即謂養老序齒

謂三物者禮之悟物也猶學格者來之也三禮之善物至而致

齋藤本朱子作朱熹以置之之事上下朱子引易窮理不成字

教旨[illegible]之也致者使
[illegible]而吾之知自
[illegible]引易窮理不成字
強矣陽明訓正為格君心之非殊不知格皆有感
格意亦誤矣敬者敬天為本敬君敬民敬身皆然豈
徒然持敬乎克己者約身之解是矣克猶克家之克
不爾克己由己字義相犯凡此類皆失古義之大者
也
六經殘缺縱其完存亦古時言也安能一一得其義
弗謬乎故後之解六經者皆牽強耳大抵後儒以一

利貞配諸仁義禮智者傅會之甚
天之繼善者謂善人也訓流行者失繼字義矣成之
者性謂人各隨性所近而成務也凡言德者有怨
言者有對財言者其單言者皆性之德也不爾據於
德何其荒唐人心者民心也如朽索之馭故曰危道
心者導民心也其機甚微故曰微大學者古大學有
養老庠齒等禮是其義也明德者君德也左傳諸書
可[illegible]而明之之謂也即謂
養[illegible]親於下故曰
親民[illegible]事也大學之

教[illegible]之也致者使
之[illegible]而吾之知自
然[illegible]引易窮理不成字
義強矣陽明訓正訓格君心之非殊不知格皆有感
格意亦誤矣敬者敬天為本敬君敬民敬身皆然豈
徒然持敬乎克己者約身之解是矣克猶克家之克
不爾克己由己字義相犯凡此類皆失古義之大者
也
六經殘鈌縱其完存亦古時言也安能一一得其義
弗謬乎故後之解六經者皆牽強且大后後儒以一

朱子当作程朱

[illegible]不識為恥殊不知古所謂知者[illegible]仁也孔子
嘗以好知為教焉今之學者當以識古言為要欲
古言非學古文辭不能也前漢去孔子時未遠故
解經多傳授之說至後漢漸失古義然韓愈未出文
辭未變古言尚有存者故博讀秦漢至六朝之書熟
玩味以求之庶或得之哉然吾亦不欲學者因吾
以廢宋儒及諸家之說也古今邈矣六經殘鈌要
[illegible]人理[illegible]為之嚆矢焉祇
[illegible]之豈有宋儒
思之時[illegible]老
及[illegible]

佛[illegible]助何況宋儒[illegible]之說乎
亡[illegible]望

物不識爲恥殊不知古所謂知者[illegible]今仁也孔子未嘗以好知爲教焉今之學者當以識古言爲要欲識古言非學古文辭不能也前漢去孔子時未遠故解經多傳授之說至後漢漸失古義然韓愈未出文章未變古言尚有存者故博讀秦漢至六朝之書熟讀玩味以求之庶或得之哉然吾亦不欲學者因吾言以廢宋儒及諸家之說也古今邈矣六經殘鈌要不[illegible]以理[illegible]爲之嚆矢焉祇其[illegible]之豈有宋儒及[illegible]思之時[illegible]老

佛[illegible]助何況宋儒[illegible]之說乎
亨[illegible]望